

## 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

2006-9-22 吴国盛 阅读201次

这个题目包含两个意思：第一，把“科学技术哲学”当做学科来建设；第二，把这门学科建设成为哲学学科。这两个意思表面看起来很荒谬——“科学技术哲学”早已经被列为“哲学”的分支“学科”，其实不然。为什么提“学科建设”？从大面上讲，由于历史的原因，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向来模糊，缺乏学术范式，这个学科通常只被当做一个交叉和边缘的研究领域，很少被当成一个学科来建设。但没有学科建设，就很难有学术意义上的进展。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必须尽快摆脱某种因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过渡状态”，尽快建立学术规范，向学科化方向发展。所谓学科化既有社会建制的方面，也有内在范式的方面。用“科学技术哲学”替代“自然辩证法”，标志着中国自然辩证法在学科化道路上朝建制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学术范式的方面迟迟没有突破性进展。我本人从89年发表“自然辩证法辨”（《自然辩证法研究》89年第2期），到前不久发表“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为何稀缺”（《方法》99年第3期），呼吁“学科塑范”也十年有余了。今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调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任教，马上面临着本专业的教学和招生任务，更感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为什么提“哲学学科”？由于这个学科目前处在不确定状态，因此学科建设的方向很多。不过，正像我多次指出过的，20年来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已经大体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哲学群体，一个是社会学群体，两大人群渐行渐远，实际已经不再是同行者了，因此应当各自构建自身的学科范式。这个学科可以建设成“哲学学科”，也可以建设成别样的学科。我本人一直自认是哲学群体中的一员，因此这里只讨论如何把“科学技术哲学”建设成为名符其实的“哲学学科”。

一个成熟的专业应该形成知识训练的梯级结构，这个结构中包括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高级知识四个部分。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入学之前应该掌握基础知识和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入学考试主要是检验这两方面掌握的情况；硕士研究生就读期间主要学习专业知识，并通过其学位论文显示其对专业知识某一个领域的熟悉程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主要检验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就读期间学习高级知识，并参与推进本学科的前沿发展，其学位论文应该是对学科前沿的一个推进。在本专业专职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至少应该具备本专业的硕士学位或相当的水平，通常应该具备博士学位或相当水平。

如何界定这个知识训练的梯级结构，是学科建设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个梯级结构不是特别明确，博士和硕士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以致有许多人报考本专业时持有考硕士不如考博士的想法，觉得你们这个专业也没有什么规矩。学科建设就是要立规矩，而且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是关键。

大家基本上都同意，本专业至少有两大基础，即自然科学基础和哲学基础。但过去很长时间来，大家比较强调自然科学基础，不怎么强调哲学基础。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我的看法，可能是人们都觉得搞自然科学比较难，而哲学则相对容易一些，所以往往强调比较难的那一部分。这显然是对哲学持有不正确的看法。实际上，对哲学的忽视是导致学科建设迟迟不能提上日程的根本原因，因为严格说来，要把“科学技术哲学”建设成“哲学”的分支学科，落实到最后是“哲学”，哲学基础应该是最重要的。

与重视科学基础不重视哲学基础相联系的，过去还有一种倾向，即重视前沿和现实问题，不重视历史。历史是用来自我确认的，是一个学科的身份之所在，学科建设无人问津与不重视历史是相适应的。没有强大的历史后盾，跟着五花八门的前沿和现实问题跑，这个学科就没有“根”，没有范式。因此，“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首先可以确立两个原则，即重视哲学基础，重视历史。我建议，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可以有三门课，即自然科学基础课（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数理逻辑等的合取或析取）、哲学基础课（哲学通论、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合取或析取）、专业基础课（科学史、科学哲学的合取或析取）。对我个人而言，我特别强调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基础地位。

我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列为专业基础课，科学哲学自然好理解，为什么要把科学史也列为专业基础课呢？科学史本身是一门独立于哲学之外的学科（中国学位机构已将其列为理学一级学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也独立于中国自然

辩证法研究会），但是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的关系很像数学与理论物理学的关系，它与科技哲学的缘源非常之深，在学科的每一层面中都相互渗透相互纠缠。因此，尽管科学史不是这个专业的专业方向，但列为本专业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就像数学不是理论物理学的专业方向，但却是理论物理学的基本功和必修课一样。就像历史上大物理学家对数学作出贡献（如牛顿发明微积分）一样，大科学哲学家也可对科学史做出贡献（如库恩）。在大学本科阶段，学生所学习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课程只可能是概论性的、初步的。进入研究生之后怎么办？是否让他们把“科学通史”和“科学哲学概论”再学一遍？这是不行的。到了研究生阶段，学生应该读原著。“原著选读”是研究生阶段学习专业知识的主要形式。专业课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之分，必修课规定了本专业的基本学术范式。有什么样的必修课，就形成了什么样的学术范式。继续贯彻我上面提出的重视历史和重视哲学的原则，我建议设立四大必修课，即“自然哲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原著选读”、“技术哲学原著选读”、“科学史名著选读”。科学史不读“原著”而读“名著”，因为科学史的原著应该是科学史上的科学文献，对硕士生来讲太专深了。这个阶段需要了解的是不同科学史家的工作，了解不同编史纲领和编史方法所产生的优秀科学史著作，使学生了解科学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加强历史感，也训练驾驭科学史材料的能力。自然哲学和技术哲学没有列在硕士入学考试之列，因为前者太老，后者太新，有点专深，况且它们的内容或多或少可以分别通过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反映出来。但它们应该做为必修“专业课”单独提出来，因为自然哲学反映了这个学科久远的历史，技术哲学反映了这个学科面临的新问题。“自然哲学原著选读”选取从柏拉图《蒂迈欧篇》到怀特海《过程与实在》的自然哲学经典著作（包括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使学生了解西方自然概念之流变的同时掌握哲学的思想方式，这本来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过去自然辩证法界因缺乏哲学背景而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四大必修课并不排斥其他的选修课。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对某一较大的课题领域进行概括，充分掌握这个领域的文献资料，进入前沿。论文主要考查搜集资料掌握文献追踪前沿的能力和水平、独立的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如果说硕士生阶段更强调本专业的通用范式的话，那么博士生阶段可以更具导师的个人色彩。（目前硕士生招生时不分导师，直到做论文时才分，这有它的道理。）博士生的入学考试除了检查考生四大基本功的掌握情况，也会考察考生在导师指定的专业方向上的既有程度。我觉得，博士生阶段可以看成是在本专业从事学术研究之能力和水平的一个见证，这个阶段的课程形式应该是讨论班，讨论那些前沿的进展。博士生的必修课实际上只有一门，即本研究方向的讨论班，而其他方向的讨论班均可作为选修课。讨论班亦可以作为硕士生的选修课。讨论班没有固定的教材，每次讨论都是新鲜的东西。博士生阶段应鼓励自学，要求一开始就主动寻找课题，一开始就动手试着搞研究。专题班的课程考试方式以写论文为主。最后的学位论文，要求课题较小，能有较大的创见和突破。“微言大义”是博士论文的理想境界。我们现在每年都出版不少“自然辩证法原理”类的教材，大同小异。人们笑话说，一个县一个啤酒厂，一个地区一个卷烟厂，一个大学一本自然辩证法教材。这些教材都是为理科研究生开政治必修课准备的，有它的市场。但是，“自然辩证法原理”类的教材出得虽多，却不是为本专业的研究生准备的。“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自身的教材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我建议，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应当担当起这个任务，组织全国的专家，认真论证，尽快建立起一套本科、硕士、博士三层次的课程和教材体系。这将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的重大成果。学科建设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应当是，培养中国的“学院派”队伍。从队伍建设方面讲，中国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队伍，现存的科学史家主要研究中国科学史，少有西方科学史方面的专家和权威；现存的科学哲学家主要是介绍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工作的科学哲学译介家，没有科学“哲学”方面的大思想家和权威。从知识水平上讲，我们对西方历史上的许多基本科学名词、概念、人物、思想、理论，尚缺乏一致认同的翻译和理解，亟待规范和整合。从思想深度上讲，我们根本还谈不上有什么学派和独立的思想体系。

来源：. 转自《中国学术城》

网站编辑：徐慧兰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